



夺

命

病毒

【美国】罗宾·科克 著  
祝吉芳 刘雪成 贺劼 译  
译林出版社

Vector ROBIN COOK



# 夺命病毒

## VECTOR

[美国] 罗宾·科克 著 祝吉芳 刘雪成 贺劼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夺命病毒 / (美) 科克 (Cook, R.) 著; 祝吉芳等译.  
-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1.8  
(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)  
书名原文: Vector  
ISBN 7-80657-236-8

I. 夺… II. ①科… ②祝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3882 号

Copyright © by Robin Cook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1999-159号

书 名 夺命病毒  
作 者 [美国]罗宾·科克  
译 者 祝吉芳 刘雪成 贺劭  
责任编辑 江上鸿  
原文出版 G. P. Putnam's Sons  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E-mai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  
U R L http://www.yilin.com  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  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 
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375  
插 页 4  
字 数 306 千  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000 册  
书 号 ISBN 7-80657-236-8/I·208  
定 价 (精装本)18.5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序 幕

十月十五日星期五

贾森·帕帕拉斯做毛皮地毯生意已近三十年。20世纪60年代末,他开始在雅典普拉卡区起家,主要出售山羊皮、绵羊皮和毛皮地毯,顾客是些来自美国的游客。贾森生意做得不赖,日子过得开开心心,他特别喜欢与那些来雅典观光的年轻女大学生交往,总是主动殷勤地带她们去观赏雅典的夜生活。他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。

后来,命运之神对他的生活伸出了干预之手。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,来自纽约皇后区的海伦·赫尔曼信步踱入小店,心不在焉地摸了摸贾森店中陈列的几件高档毛皮地毯。在她眼里,贾森双目传情目光炽热,加上希腊的浪漫色彩和神秘气氛,具有浪漫情怀的海伦,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裹挟着,很快堕入情网。

贾森对海伦的爱也是如痴如醉。海伦回国后,他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,与海伦开始了狂热的书信往来,继而千里迢迢远赴美国与她相会。然而纽约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思念,使爱情之火燃烧得更加热烈。最后贾森移居美国,把海伦娶进家门,将生意带到曼哈顿。

贾森的生意兴隆。多年来,他与希腊和土耳其的毛皮地毯生产厂家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关系。这些关系让他受益不少,使他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垄断经营。在纽约,贾森没有重操旧业开零售店,而是很明智地转向做起了批发业务。批发讲求薄利多销,所以他只在曼哈顿租下一间办公室,在皇后区租用了一家仓库,所

有货物的运输和仓储均采用委托代办的形式,没有另外招兵买马,只是偶尔雇几个人临时帮忙打打杂。

批发生意只需一台电话机和一部传真机,因此贾森的办公室总由铁将军把着门。

这个星期五,贾森正伏案记账。突然,跟平时一样由投信口扔进一包邮件,不过今天的邮件特别厚,掉在实木地板上,“啪嗒”一下,声响比往日要大。贾森抬起头,把从不离嘴的香烟搁在早已填满的烟灰缸边,起身取信。他正盼着支票能多来一些,因为客户近来欠账正在增多,该是平账的时候了。重新坐定之后,贾森将信件分门别类放好,无用的信件当即扔进废纸篓。当手触到倒数第二个信封时,他顿了一下:这不是普通的长方形信封,是正方形的,且有一定的厚度。他摸到信封的中心有一块小小的不规则的凸出物,再看邮资,注意到这是一封属于优先投递的所谓“第一类”信件,而不是广告促销类邮件,信封的左下角有一印记,提醒说:“人工盖戳”,言下之意是“内有易碎品”。

贾森把信封翻过来看,看出信封是用纸质厚实的上等纸制成的,显然不是一般的广告用纸。回信地址一栏写着“ACME 清洁公司:请让我们来帮您除尘。”ACME 公司在下百老汇。

贾森把信封翻到正面,发现收信者一栏写着他本人的名字,而以往这儿写的都是他公司的名称,即科林斯毛皮地毯公司。地址下面有“机密亲收”几个字样。

贾森用拇指和食指捏捏信封,非常纳闷,想弄清信封里鼓起来的是什么东西,但猜不出。他按捺不住好奇之心,拿起拆信刀,划破信封口盖,朝里望去,里面有一张折叠的卡片,卡片用纸的厚度和质量与信封同出一辙。

“到底是什么鬼东西?”贾森大声嚷了起来。肯定不是普通的广告!他把卡片从信封中拉出来,不禁对广告人员的能耐又惊又叹:此人好生了得,竟然能说服清洁公司老板花钱向客户派发如此

巧妙的小玩意儿。卡片封了口，上面夹着一个标签。卡片正面的中央写着一句话：“意外的惊喜！”

贾森沿卡片边徐徐移动标签，刚一除下拉扣，卡片就在他手心里跳了一下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弹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上好了发条的装置向空中喷射出一股粉尘，粉尘中一些微小的星星在空气中闪闪发光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，贾森大吃一惊，粉尘使他连连打了几个喷嚏，继而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。现在，卡片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一行字：“要清扫请给我们打电话”。

贾森摇摇头，诧异之余不得不对负责 ACME 清洁公司广告设计的人员表示佩服。广告方式绝对独特、高明——而且有效。要不是房主早已提供清洁项目，贾森一定会请该公司员工上门服务。

贾森把卡片和信封扔进废纸篓，俯身向前掸去沾在衬衫前襟上的那些闪闪发亮的小星星。掸着，拍着，鼻子里又是一阵痒痒，不由自主地又连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，这一次甚至眼泪水都打出来了。

今天是周五，与往常一样，贾森早早下了班。他一边欣赏着满眼秋色，一边步行到大中央火车站去乘五点十五分的市郊往返列车。四十五分钟后眼看就要到达火车站时，他猛然感到胸口有一阵阵从未有过的刺痛，他立刻做吞咽动作，可无济于事，于是就清清嗓子，同样不起作用，紧接着不停地拍打胸部，做深呼吸。

邻座的女士放低手中报纸的一边，关切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嗯，嗯，是的，没事。”贾森十分尴尬，口里应着，心里在想今天吸烟或许吸得太多了吧。

晚上，贾森竭力不去理会胸口莫名的痒感，可是那挠心挠肝的痒并未因此得到一丝缓解。见他把盘子里的晚餐拨来拨去毫无食欲的样子，海伦意识到丈夫有点不大对劲。此时，他们正在当地一家希腊餐馆就餐。自打独生女儿离家上大学之后，夫妻俩每周至

少周五到这家餐馆来吃一次。

在海伦的追问下，贾森终于承认道：“胸口不舒服。”

“该不会又是流感吧。”

贾森身体不赖，只是烟瘾太大，老患呼吸道方面的疾病，特别容易染上流感。就在三年前，他还闹过一次严重的阵发性肺炎。

“不可能，”贾森说，“还没到流感发病季节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问我？”海伦回答，“我怎么知道。你去年不也在这个时候得的流感吗？”

“那是十一月份。”贾森道。

回到家，海伦坚持给贾森量了一次体温。体温不太高，三十七度八，比正常体温稍稍高了一点。要不要给保健护理医生<sup>①</sup> 戈尔茨坦挂个电话？夫妻俩商量了一会儿，最后决定不去打搅医生的周末。

“为什么这种倒霉事老出在周五的晚上？”海伦抱怨道。

躺在床上，贾森怎么也睡不好。夜里，他体温陡升，全身大汗淋漓，只得下床，冲了个淋浴，还未将身体揩干，突然全身又是一阵阵发冷。

见贾森冷得瑟瑟发抖，海伦找出几床毯子给丈夫盖上，说：“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大早就给医生挂电话。”

“医生又能怎样？”贾森咕哝着说，“我得的是流感。他还不是让我呆在家里，吃吃阿斯匹林啦，喝喝药水啦，休息休息啦，什么的。”

“也许还会给你开些抗菌素吧。”海伦说。

“对了，去年还有一些抗菌素没有吃完，”贾森说，“在药柜里。拿几粒来。我才不要医生呢。”

星期六，贾森难受极了。将近黄昏的时候，贾森觉得服过阿斯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种医生向病人提供最初保健护理，之后病人可能被介绍到专科就诊。

匹林、药剂和抗菌素之后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了。先前仅是胸口不适,现在已转为胸口疼痛不止,体温也升至三十九度以上,而且已开始出现咳嗽现象。不过,他嚷得最厉害的是头痛,头痛欲裂,还有全身性的肌肉组织疼痛。

挂了好几个电话都没能找到戈尔茨坦医生。此时医生已去了康涅狄格州,正度着周末。不过他的留言电话倒给海伦提了个醒。她赶紧把丈夫送进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处。

看急诊的病人很多,等了很长时间才轮到他们。做过胸透之后,急诊处的医生看出贾森病情不妙,建议立即入院治疗,并把他交给海德曼医生。海德曼医生专门负责受理戈尔茨坦医生的病人住院。直到此时,海伦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经诊断,贾森患的是流感伴继发性的肺炎。医生立即给贾森静脉滴注抗菌素。

贾森住进病房时还不到午夜十二点。以前他从未如此难受过。他说他头疼,胸口疼,咳嗽时更疼,面容极为痛苦。当海德曼医生来看贾森时,贾森求他救救自己,求他给自己止痛药。

近半个小时过去后止痛药才生效,而此时海德曼医生已经离去。贾森躺在床上,经过这一番折腾,他筋疲力尽,无法入睡。他感觉一场殊死的战斗正在体内激烈地进行。他把头垂向一边,借着半明半暗的灯光望着海伦,把她的手攥在自己的手心里。海伦没有动弹,默默地守在他的床头。泪水在贾森的脸颊流淌。在他心灵的眼睛里,海伦还是多年前那个年轻的女孩,正信步走进他在普拉卡的商店。

海伦在贾森的眼里开始慢慢消逝,越走越远,他的身体也随之慢慢麻木,感觉舒服极了。上午十二点三十五分,贾森·帕帕拉斯最后一次地睡着了。后来,他被科文·富勒医生紧急送往急救台,在那儿,医生们为挽救他的生命与死神进行了奋力拼搏,可还是未能从死神手中把他夺回来。不幸中之万幸的是,有关这些,贾森再也不会知道了。



# 第 一 章

十月十八日星期一凌晨 4:30

城际交通班机的引擎嗡嗡地悲鸣着。当机身义无反顾一头朝地面直栽下来时，它们齐声尖叫，过一会儿，又一同神秘地啞哑无声，仿佛飞行员一时疏忽误将它们全都关上了似的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杰克·斯特普尔顿万分恐惧。他的家人就在机上，而他却束手无策。飞机眼看就要坠毁！他无助地高叫——不！不！不！

幸好，叫喊声猛然将杰克推出噩梦的魔爪。他一骨碌从床上直挺挺地坐起来，像刚打完一场激烈的全场篮球赛一样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汗水从鼻尖一串串滚落。他有点茫然，眼睛将卧室的各个角落逐一扫视了个遍，方才闹明白，刚才做了场噩梦。那时断时续的声音不是飞机。是电话！是电话在不停地闹着，它尖锐的铃声正在无情地将这个夜晚一点一点地撕成碎片。

杰克将视线投向带收音功能的闹钟。房间很暗，但闹钟钟面的数字却闪着荧光，清清楚楚：凌晨 4:30！凌晨 4:30 的电话真是头一回。杰克伸手拿话筒时，忆起八年前的那一幕。也是在晚上，一个电话唤醒他，通知他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杰克一把扯过电话听筒，声音显得急促难听。

“噢，搅扰你的好梦了吧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之后，电话里静静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”杰克说着，意识开始渐渐有了些恢复，口气显出

一丝不快，“哪位？”

“是我，罗丽。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实在是不得已呀。”说罢，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了。

杰克合上双眼，接着掉转头看了看闹钟，吃不准自己是不是睡眠昏花把时间看走眼了。不过，闹钟上的数字还是明明白白：凌晨4:30！

“喂，”罗丽继续说道，“今晚，我们一起吃饭。我想我得跟你把这个饭局早点敲定下来。”

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。”杰克说。

“说正经的，”罗丽说，“这餐饭非吃不可。我有事得与你好好聊聊，咱们边吃边聊，我做东，同不同意？”

“让我想想。”杰克不想立刻应承下来。

“那就算同意了，”罗丽说，“今天上午，咱们上班时碰个头，我通知你具体时间和地点，好吗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杰克说，头脑还有些模糊，睡意犹存，思维不怎么敏捷。

“很好，”罗丽急急地说，“那么再见！”

当意识到罗丽已经挂断电话时，杰克眨眨眼睛。他挂上话筒，在黑暗中紧紧地盯着电话机。他认识罗丽·蒙哥马利已经四年多了。他们同在纽约市法医总处<sup>①</sup>当法医，是同事，还是朋友，事实上，远远超出了朋友的关系。尽管交谊颇深，这么早给他挂电话，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呢，况且，又没有充足的理由非打这么个电话不可。罗丽爱睡晚床，对此杰克十分清楚。她是个小说迷，经常挑灯夜读到深夜，所以对她而言一天当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早晨起床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美国的司法体系与我国不同。在我国，法医属于公安系统，所以在机构组织和法医方面所用的术语两国有很大的不同。

杰克又一头倒到枕头上，估摸着还可以睡上一个半钟头。与罗丽正好相反，杰克喜欢早起。不过，4:30 还是太早了点。

不幸的是，杰克很快便明明白白地意识到，想再睡上一觉，根本没有可能。可不是吗，刚逃出一场噩梦，现在又接了一个电话，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喽。在床上，杰克辗转反侧，翻来覆去，折腾了整整半个钟头，最后干脆甩掉盖在身上的被子，趿着拖鞋“吧嗒吧嗒”地走进浴室。

杰克打开灯，一只手抚摸着满是胡茬的脸，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。他不经意地看了看左边缺损了一块的门牙，前额顶端的那块疤，这些都是做与传染病病例有关的调查时留下的纪念品。也算因祸得福，事后，他成了法医处公认的传染病学专家。

瞧着镜中自己的这副尊容，杰克微微一笑。近来，脑子里常常冒出这么个念头：假若时光倒退八年，让他看看现在的自己，就是再借他一双慧眼，也决不可能认得出来。八年前，他是一个病理学家，人长得富富态态的，衣着保守，住在中西部一座城市的郊区。现在，他在纽约市做法医，人长得又瘦又丑，留着小平头，头顶已开始出现灰白色，一只门牙缺了一块，脸上有疤痕，专爱穿短夹克褪色的牛仔服和用钱布雷布料做的衬衫。

为转移对家人的怀念，杰克调动全部的思维来分析罗丽的古怪举动。太反常了！罗丽为人一向体贴周到有礼有节，决不会在毫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，挑选这样一个时间给人打电话。杰克想不出这一古怪举止所为何来。

杰克刮完脸，接着去冲淋浴，但大脑却始终在琢磨罗丽夜间电话安排晚餐的原因。他们经常一同用餐，但一般都是临时做出的决定。这次罗丽为什么提前这么早打电话向他发出共进晚餐的邀请呢？

杰克用干毛巾揩身体时，决定给罗丽回个电话。与其苦苦琢磨她的心思，还不如向她本人问个究竟！既然吵醒了他，她就应该

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可是电话一拨通,接电话的却是录音机的声音。或许,她正在冲澡吧。杰克在电话中留言,叫她立即回个话。

杰克用完早饭时已经六点多,见罗丽仍没有回音,便试着用电话又与她联络了一次。令他不安的是,电话里第二次传来罗丽录在机器里的声音。没等听完,杰克就挂断了电话。

此时,屋外天色已明,杰克决定早点上班。突然间,一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:罗丽该不会是在办公室打的电话吧。虽然他很肯定她今天不当班,但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可能性,那就是她可能对某一个案例产生了特别兴趣。

杰克拨通法医处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夜班接线员马卓丽·占科斯基。她讲她可以打百分之九十的保票,罗丽·蒙哥马利医生肯定不在。这会儿,法医处惟一的法医是值班医生。

杰克一头雾水,很不高兴,发誓不再枉费心机去揣度罗丽的思想。他走进客厅,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,从尚未翻阅的法医学杂志堆中抽出一本读了起来。

6点45分,杰克站起身,甩开杂志,把斜靠在客厅墙壁上的加农戴尔牌山地车举到肩上,扛着走下四层楼梯。底楼的垃圾这边一堆,那边一垛,都是夜晚楼上居民的杰作。杰克不得已扛着自行车在垃圾堆间穿来绕去。杰克住的这幢2栋B座公寓楼一天到晚都有人吵架,只有清晨例外。这里的清晨静极了。

出了西第106大街,杰克饱饱地吸了一肚子十月的新鲜空气,才算第一次真正有了神清气爽的感觉。他骑上紫色自行车,朝中央公园蹬去,很快便将左边的街道篮球场抛到身后。此时的球场空无一人。

几年前的今天,杰克遭人暴打,前门牙损失了一块,第一辆山地车也给人盗走。同事们纷纷向他发出警告,尤其是罗丽,她反复告诫他,在城市骑自行车如何如何危险,弄得杰克真的再也不想买

车了。不过自从在地铁内遭人抢劫之后,他将什么警告啦劝说啦,通通抛到脑后,义无反顾地又买了第二辆。

起初,骑上新买的自行车,杰克还算比较注意安全。现在,他又故伎重演,在上下班的路上,没命地踩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,这种自我毁灭式的行为真叫人看得汗毛直竖,替他紧紧地捏一把汗,而他却与无事人一般,一天两次,照行不误。他认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,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飞车冒险已成为杰克向命运进行的一种习惯性挑战,同时以此来宣泄自己的这样一个情结,那就是,如果亲人得死,他就应随他们同行,越早兴许越好。

在路上,杰克先后两次舌战出租车司机,颇费了一些唾沫,接着又与市政公共汽车司机拌了一回嘴,之后,蹬着自行车来到第一大道和第三大街的交汇处,法医处就在街角。他面不改色平心静气地把车停靠在紧邻哈特岛牌棺材店的底楼后,就径直向身份停尸房走去。经历了这样一段令人不快的行程,多数人都会给搅得心烦意乱,但杰克不会,人际冲突和体力活动对他只具有镇定作用,使他有充足的准备去挑战官僚们每天都会人为设置的障碍。

停尸房技师文尼·阿曼多拉坐在门内他平时最喜欢的位置上专心读报,杰克走过他身边时,弹了弹报纸的边缘,道了声好,可文尼没搭理他。同往常一样,文尼正在苦背前一天的体育报道数据。

论在法医处工作的时间,文尼比杰克长。不过,两年前,文尼因走漏消息让法医处丢了脸面而险些被开除。这小子自己倒霉不算,竟然还差点把杰克和罗丽也一同坑了。虽说如此,他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技师。其实,文尼未遭解雇反被留用的真正原因还是他的行为尚有可原谅之处。经调查核实,他也是那次敲诈行动的受害者。敲诈者是群丑恶的黑帮分子,文尼的父亲与这伙暴徒过去曾有过一点点间接关系。

杰克向长得胖胖的同事乔治·冯特武斯医生道了声“你好”。在法医处,乔治比杰克职位高,因为他在此工作的年限比杰克长七

年。此刻他刚刚开始清点前一天晚上的死尸情况,决定哪些尸体要解剖,由哪些医生负责解剖。这是他每周的例行工作,所以今天上班特地来得早一些,而平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到岗。

见乔治也像文尼一样对自己不理不睬,杰克咕哝道:“多热情的欢迎啊。”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缸子咖啡。咖啡是文尼准备的。文尼大清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煮咖啡。若情况需要,他还得在其他技师上班之前协助值班医生工作。用一口公用锅煮咖啡只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。

杰克手里端着杯咖啡,踱着步子走到乔治身后看他记录。

“要是我站在你背后看,你介意吗?”乔治有点不高兴。他转过身来,把文件抱在胸前。他最恼火有人站在他背后与他一同看文件。

杰克一向受不了乔治的平庸,而他偏偏又是个原则上不愿掩饰感情的人,因此俩人在一起常常闹得不开心。在杰克看来,乔治手里或许有几份响当当的文凭,老师又是法医界的权威,但他工作马马虎虎得过且过,所以杰克不屑于尊重他。

对乔治的抵触情绪,杰克报以微微一笑。他经常刺激乔治,与他作对,并以此为乐。“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活儿可干吗?”杰克边问边绕到桌子的正面,伸出食指,开始草草翻阅卷宗,看看那些诊断记录。

“别弄乱了!”乔治厉声说道,将杰克的手推开,将翻乱了的一摞文件夹重又理齐整。他是按死者死亡的原因和方式来整理和摆放文件夹的。

“今天给我派什么活?”杰克问。杰克很喜爱法医这一行,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知道明天会碰到什么事,因为每天都有可能遇到新情况新问题。当病理学家时可不这样。那时,杰克不仅知道每天要做什么,还能准确预测三个月后具体会干些什么。

“有一例传染病,”乔治说,“我认为不是特别有意思。若你想

要就给你。”

“为什么送进来？”杰克问，“没有诊断结果吗？”

“只有一个推测性的诊断结果，”乔治说，“他们认为可能是流感伴有继发性的肺炎。不过，细胞培养结果一个都没有出来病人就死去了。使问题复杂的是革兰氏染色结果什么也没有显示，此外病人的医生外出度周末去了。”

杰克接过文件夹，看到死者名叫贾森·帕帕拉斯。他从文件夹里抽出登记表。填表人是夜班验尸官詹妮丝·耶格。验尸官又叫医生助理，简称医助。杰克边看表单边满意地不住点头：詹妮丝检查得很仔细很透彻。杰克曾建议她检查有关传染病时不能忽略旅行及与动物接触等细节，她认真地听取了这个意见，从此以后次次都严格地遵照执行。

“竟有这等厉害的流感！”杰克说道。他注意到死者入院时间不超出二十四个小时，还注意到该人是个老烟枪，曾有过呼吸道疾病病史。这样，就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：是病毒传染性太强？还是病人有非同一般的过敏性体质？

“这个要不要？”乔治问，“今天上午有很多尸体要解剖。我还给你分配了几个，其中包括一个在押期间死去的犯人。”

“痛苦！”杰克嘟哝了一声。明摆着，这类案子常常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影响，“你肯定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副主任卡文不想亲自动手吗？”

“他早来电话交待过了，要我把这个任务给你，”乔治说，“他说他已经接到警察局里某个头头的指示，指名道姓要你处理。”

“那可真是绝妙的讽刺呀。”杰克说。这个借口横竖都讲不通，副主任就副主任罢了，而且正主任也老是对杰克抱怨个不停，说杰克缺乏外交手腕啦，还说杰克对法医工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认识不足啦等等。

“若你不要这个传染病例，我还有一个用药过量的病例可以给

你。”乔治说。

“就要传染病例吧！”杰克说。他不喜欢用药过量的病例，千篇一律的，办公室里堆满了此类病例，在学术上毫无挑战性。

“行。”乔治在医生名单上做了一个批注。

杰克急不可耐地想开始今天的工作。他大踏步走到文尼面前，按下报纸的纸沿。文尼漆黑的眼睛与杰克对视着，表情阴郁，一副高兴不起来的样子。他知道马上就要干什么了，不仅今天如此，几乎天天如此。

“该不是要告诉我你现在就已经要开始了吧？”文尼哼哼唧唧地说。

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”文尼清早一向萎靡不振，对此，杰克唯一的措施就是借用这个古老的谚语，不过这句谚语从未能让这个停尸房的技师焕发出活力，就算他知道就要干活了，也只是强打精神而已。

“但愿我哪天能闹明白你为什么总要赶在别人之前来工作。”文尼埋怨道。

杰克和文尼表面看似不亲近，但谁都知道他们非常合得来。由于杰克习惯早到，他们总在一块儿干活，所以几年下来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。在所有的技师中，杰克最喜欢文尼，文尼呢，也推崇杰克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杰克不“张长李短”。

“看到蒙哥马利医生没有？”向电梯走去时，杰克问。

“这么早来上班？她才不傻呢。”文尼道，“她神经正常，而你，有毛病。”

经过后勤区时，杰克看到墨菲上尉窄小的办公室里亮着灯光。上尉原来在纽约警署失踪人员局工作，调到法医处已有好几年了，几年来他很少九点钟以前来上班。

那个热情的爱尔兰佬是否已经到了？出于一时的好奇，杰克折回头来朝屋里瞄了一眼。屋里不仅有墨菲，还有其他人。坐在



墨菲对面的是侦探上尉卢·索达诺，他专门负责办理凶杀案，常来停尸所。杰克对他的情况知道不少，特别是与罗丽成了知交以后，对卢更加深了一层了解。卢的身旁坐着一个穿便服的绅士。此人杰克不认识。

“杰克！”看见杰克，卢叫道，“进来一下。介绍你认识一个人。”

杰克走进斗室。卢站起身来。与往常一样，侦探看起来就像整晚没有睡过觉似的，胡子拉碴，两边脸颊似抹了一层灰，眼睛下有黑眼圈。此外，他衣衫凌乱，衬衣已看不出当初的白色，最上面的扣子没有扣，领带松松垮垮的。

“这位是特工戈登·蒂勒尔。”卢说着，向坐在身旁的人做了个手势。此人站起来，伸出手。

“是联邦调查局的吗？”杰克问，与那人握了握手。

“是的。”戈登说。

杰克以前从未握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手。这种握手与他想象的握手反差太大：戈登的手纤弱瘦小，阳刚不足，而且还显得犹豫迟疑，抓握无力，绝对配不上杰克从小到大所习惯的那种硬汉形象。这个特工衣着保守但整齐，夹克的所有三个扣子全扣上了，从很多方面看，都与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杰克问，“上尉最后一次早到是哪一天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”

墨菲笑着刚要辩解，卢插言道：

“昨晚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，联邦调查局十分关注，”卢解释说，“我们希望尸体解剖能帮助说明一些情况。”

“哪种杀人案？”杰克问，“枪杀？刀杀？”

“哪种都有，”卢道，“尸体残缺不堪，惨不忍睹。”

“查明身份了吗？”杰克问。如果尸体破坏严重，有时会给辨别身份带来极大的困难。

卢扬起眉头，瞥了一眼戈登，吃不准这个案子要保密到什么程